

東復社

林社事

始記始

末事末



復
社
記
事

吳偉業
撰

中
華
書
局

復社紀事

太倉 吳偉業 撰

自制舉藝之法行其撰著之富單行可傳無如臨川陳大士際泰大士與其友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艾千子南英實共爲此學三子者僅舉於鄉大士久次諸生未遇也金沙周介生鍾始以制藝甲乙天下其推重者曰臨川曰萊陽萊陽宋九青玫父子兄弟治一家言於臨川不及也然最以科第顯蓋介生爲此說踰年而吾師張天如先生諱溥從婁東往復社之舉自此始初先

生起里中諸老生頗共非笑其業以爲怪一時同志蘇州曰楊維斗廷樞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彛仲允彛曰陳卧子子龍而同里最親善曰張受先采讀書先生七錄齋海內所目爲吳東兩張者也受先舉戊辰會試第三人九一進史館是爲崇禎改紀之初年先生以貢入京師縱觀郊廟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國家以經義取天下士垂三百載學者宜思有以表章微言潤色鴻業今公卿不通六藝後進小生剽耳傭目倖弋獲于有司無怪乎楸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於誦法孔子之

徒無他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卽位臨
雍講學不廢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道
經砥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乃與孫
趙魯衡之賢者爲文言志申要約而後去受先旣筮仕
臨川綱維張設一以古循吏爲師先生歸遊發篋中書
視其傳寫之蹟駁箋解之紕繆點定而鈎貫之於制舉
義別芟訂以行世顏曰表經曰國表昭本志也楚熊魚
山先生開元用能治劇換知吳江縣事以文章飾吏治
知人下士喜從先生游吳江大姓吳氏沈氏潔館舍庀

飲食於其郊以待四方之造請者推先生高第弟子呂
石香雲孚爲都講石香好作古文奇字浙東西多聞其
聲而湖州有孫孟樸淳銳身爲往來紹介於是臭味翕
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
山陰四明輪蹄日至秦晉閩廣間多有以其文郵致者
先生丹鉛上下人人各盡其意高譽隆洽沾丐遠近矣
三年庚午省試胥會於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
南試爲江西姜燕及先生榜發維斗袞然爲舉首自先
生以下若卧子及偉業輩凡一二十人列薦名吳江吳

來之昌時亦與焉稱得士而大士同時始舉於其鄉士
者從廢笈中力索之乃遇慈及先生猶以不得介生有
餘恨云四年辛未偉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天
下爭傳其文而艾千子獨出其所爲書相訾訾千子之
學雅自命大家熟於其鄉南豐臨川兩公之言未嘗無
依據顧爲人褊狹矜懷不能虛公以求是嘗燕集弇州
山園卧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年
少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坐卧子不能忍直前毆之
乃嘿而逃去已復僑居吳門論定帖括挾異同賈聲利

故爲抑揚以示縱橫非其讀書本指已先生旣篤志五經諸史不復用制藝與千子爭長煜獨取其事折衷於介生介生之從兄曰仲馭鑣南司農卽著風節解官講授南都兄曰簡臣銓才不及弟與彝仲卧子同舉丁丑進士介生生平執友大士七十登第九青官已踰九卿駸駸公輔矣介生淪落諸生自如也先生初以少長兄事介生旣顯貴傾介生客顧修舊節惟謹於事必首介生而已爲之下介生亦不以貧賤故少有所抑損世稱友道以周張爲難受旣謝病歸先生亦請假還里公

廉於郡邑無所私謁先生性好士窮鄉求學粗知好古
攻文輒許與不置口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臺使
者視所言以爲取舍以此附麗益衆或稍乘其氣凌籍
于人而士之不見齒錄者多褊心不能無望受先卽遇
同輩亦多所摩切敢爲激發之行數以古法治鄉黨間
左錄兩之奸輒誦言誅之若惟恐其人弗聞知者兩公
性不同相愛見則互教誠所不及介生卧子亦貽書規
之然終不改當復社未起時吾郡錢虞山吳門文湛
持姚琨聞三君子由忤璫召用虞山以枚卜爲烏程

相許奏罷歸其同時奏對稱旨先烏程大拜者陽羨周
挹齋先生主辛未會試在先生及偉業爲座主自以位
尊顯無所稱於士大夫間欲介門下士以收物望尋謝
政得請而烏程竊國柄陰鸞慘覈謀於其黨刑侍郎蔡
英琛兵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剗刃東南諸君子先生
揜挽太息晝夜呼憤其門弟子從若雷問來者具得相
溫陰事名爲廉潔奉法實縱子弟暴橫鄉里招權利通
金錢先生引滿聽之以爲笑謔語稍稍流聞相溫時盛
修却與山思一舉并中之未得聞也會上憂耳目壅閼

詔吏民極陳時政闕失山陽一妄庸武生上書言事雖
拜史給事中海內輕躁險詖之徒競思釣奇抵牾以封
事得官相溫陰計此便遂鈎致陳履謙張漢儒與謀履
謙漢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師而政府遣腹
心延之東第密受託告虞山及其門人瞿公式相所爲
不法相溫從中下其章銀鑑逮治而復社之獄並起先
是郡司李閻周之憂宿名士於兩公爲舊好而太倉守
東粵劉公士斗皆辛未同年生相厚善郡自以它事與
守相失陰中守於漕御史御史顯以郡章聞守有惠政

兩公挽之不得，譏罵周俾無所容。周內慙，因慙甚，曰：「若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衆辱我，持兩公所爲軍儲說，顯相詰而軍儲本由一邑規便，益建諸事亦未施行於漕政，無所得失，雖假借相撻，往不能有以難也。」周性忤急，又爲蜚語搆間，頗鑿曰：「甚上臺亦浸厭之，尋發狂易疾，乞養去。」官州人陸文聲者，黜僧無行，嘗招搖取賂，受先執而拱之，知當國方饑，復社逸入都，就張漢儒同邸舍，資緣得謁見國觀，据據兩公事十餘條，踵漢儒上章，誣奏上疑，兩案難併，逮下提學御史山陰倪公元珙驗治。

倪公賢者卽蘇松道趙谿馮公元覽所獻以奏曰臣奉
詔董諸生而復社多高材生相與考德問業不應以此
爲罪文聲挾私憾瞞調抵欺焚惑上聽所奏故不以爵
昧死聞有詔并元覽鐫級調用相溫自謂怨已搆事終
遑緩不決文聲小人語不足聳上聽知司李老悖失職
可以利啗而動也喉奸弁李應實條奏內詰之薨去狀
微開其端命突竦給而挑之若來故物可引手致而之
薨以母服走七千里伏闕上書矣在者邑子不快於社
事謂先生以闕里自擬曰配曰哲傳會指目先生葬母

門下士以古文書誌表誤配作妃尋手自竄定其本
已有流傳者之藁草復社或問遂大書之許爲僞端又
無名氏詭託徐懷丹檄復社丁大罪語皆不經之藁入京
師執二書爲左驗先自言爭漕棄官語侵撫臣張公國
維按臣祁公彪佳坐以黨私壅蔽於溥采則危言醜詆
陷以不軌賴上神聖疑其太切常有詐章下所司如前
之藁修飾或問及檄謀再上而陳履謙張漢儒爲東廠
緝獲事榜死長安右門盡得相溫關通狀坐罷免宵小
爲失氣之藁竟不得官文聲去爲道州簿賊敗瘐死未

幾薛國觀從庶僚得政蔡奕琛與里豪吳中彥者交私受其金爲鬻獄南御史成公勇發其事以指縱疑先生謀益急吳來之昌時爲禮部郎移書先生曰虞山毀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東南黨獄日聞非陽羨復出不足弭禍主上於用舍多獨斷然不能無中援惟丹陽盛順伯可與謀順伯時客先生所故與介生媼舊雅負確謫見其書奮曰來之筴誠善顧非公言莫足鼓動者某請銜命矣先生嘿不應來之以已意數申款問遺中貴人卒不能得要領間刺探一二禁密語耳中數爲人傳

說沾沾自多公卿同側目國觀以私人王陸彥賂遺事敗下北司考竟得罪陞彥雲間人出自吳氏國觀微疑語泄以及此禍將死語監刑者曰吳昌時殺我語上聞來之不以爲憂顧色喜已而陽羨果召召自出上意初非有他也而來之自謂謀已行視世事彌不足爲先生前十日屬疾卒于家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謚曰仁學先生崇禎十四年辛巳五月也其十一月蔡奕琛以賄國觀前事逮訊不肯入獄抗章自訟爲復社諸人構陷以舊邑令丁煌語爲徵取復社或問及檄增異上之且因

以并攻虞山曰復社殺臣虞山教之也陽羨方敦趣在中道時相爲調旨責二人具對虞山奏曰臣先張溥成進士二十餘年結社會文止爲經生應舉臣叨任卿貳不應參涉奕琛以舊輔溫體仁親戚疑臣報復其坐王陞彥事自有容斷非遠臣所得與知采奏曰復社之起在臣令臨川曰自此杜門病廢十年謂復社是臣事則臣非其時謂復社非臣事則張溥實臣至友上覽其詞直置弗問而奕琛坐本罪論戍再用御史劉熙祚言取先生所纂五經註疏大全及禮書樂書名臣奏議數百